陕西工人报

杂文沉思录

屈超耘

沉思是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憧憬，沉思意味着对现状的突破。杂文需要沉思。

杂文经过沉思，首先觉得给自己下的定义尚不明确。在中国，杂文有十分久远的历史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然而，从“五·四”到今天，半个多世纪了，社会上对什么是杂文、杂文是一种何等样式的文体，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。尽管有同志说到过杂文的形式、功能、范围和特征，但，并没有回答什么叫杂文这个不能含糊的问题。在实际创作中，作家们对此似乎既清楚又不清楚。而所谓清楚，也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。不少杂文家出集子，把日记、书信、政论、讽刺诗全都囊括进去，个别的甚至连报告文学、人物传记也收。这样，杂文确实算是“杂”了，却常来了认识上的混乱，似乎几几种正规文体以外的不伦不类的文章都可叫做杂文。其实，杂文是应该有明确定义的。它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，不是一般的评论文章和批评文字，而是用形象去表示、用文学的语言来说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学。这种文字，似乎还是以瞿秋白所说的“文艺性的论文”作其定义为妥。这样，它就自然地和其它文体划清了界限而独具特色。

杂文在沉思中，不能不宣告：没有文艺性不是杂文；不讲文采，不是杂文。由于长期对什么是杂文这个根本问题未解决，所以，不少报刊上发表的大量号称杂文的文章，能够真正称得上杂文者仅仅是一部分。有的杂文不遵守“文艺化”原则，有的甚至多嫌杂文的文艺性，有的只满足在文中谈清某种“理”，而表现这种理的方式就是说教，缺乏形象化的艺术手段。甚至有些报刊的把关者，把杂文中有关文艺性的语言全部删去，只留下支撑其理的干筋，而美其名曰“言论文章，不能不严肃。”似乎文艺天生就是不严肃的。大概是由于上述原因，所以尽管人们口头上都说杂文是文坛上无可辩驳的一种文体，实际上心中并不服。近年来，文学评奖不少，但杂文成了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忘记固然不对，然自身方面的原因亦不应该忽视。

杂文在沉思中还为自己的不平而鸣。任何文章，都应该写得精悍、干脆，不应该拖泥带水，杂文当然也不例外。但是，绝不能把篇幅的长当成不精悍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诚然，杂文当年是由小杂感、小品文发展而来，篇幅小，一文一事一理，可以说是个重要特点，这种特点今后还将流传下去。但是，绝不能因此而把杂文限制在这个框子内。更不能象某些同志说的，它只能是“千字文”，甚至是“百字文”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人们都很忙，没有时间读长文章。这话有理，也有片面性。须知，人们对于各种文学作品，最怕读的是那些立意浅薄、表现直露的没味文章，好文章，读者是不厌其长的。甚至还盼它长点，不然嫌“不过瘾”。在文学的家族中，小说有微型、短篇、中篇、长篇；诗歌也有短诗、长诗之分，为什么杂文不能长呢？如果去掉认识上的片面性，让杂文在文苑中自由生长，打破千字文的格局，将是对文学事业的贡献。这和小说有短、长篇之分是一个理儿，毋须多讲。

去隔壁看看……

高信

和写杂文的朋友聊天，我常不揣浅陋地建议他们多看看漫画。我一直觉得，漫画、杂文仿佛隔壁而居，或者本来就是兄弟姊妹的同胞也说不定，历史和命运也差不多。常到这个隔壁邻家去看看谈谈，一定各有收获，绝不至于话不投机的。可惜，对这建议，往往是首肯者众，实行者寡。这是怎么了？不解。

但我至今不悔我的孟浪进言。

王炬的漫画就值得杂文作者一读。我听到过几位国内漫画泰斗对他称羡不已，因而注意到他的漫画也就此而始。王炬的漫画的确不空、不俗、不油、不滥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。我以为他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、十分认真的、也在不断创新和追求的漫画家。他如果写杂文，我相信不会弱于常在花边里唠唠叨叨、煞有介事的有的杂文作者。他画过《巨人的诞生》，他画过《怕麻烦》，他画过《师父来了》，入画者全是我们常见之事、熟知之人，谁也不感生疏，谁也想写篇杂文或发一通牢骚来讽刺与幽默一番。可王炬想得就深了，他硬是在方寸之地浮一大白，留下更多让你联想和反思的东西。《巨人的诞生》，画凡人之所以成为巨人，大抵是众多凡人捧场的结果。但他留给了读者什么呢？是“巨人”请凡人吃了酒、啖了肉，还是给凡人许了愿、使了钱？是凡人有言在先地让“巨人”提携照应？还是想在“劝进书”里留下大名？不得而知。从画面上看，“巨人”是高入云表了，凡人也一一走散。这样处理真让人耽心，“巨人”难道不怕“高处不胜寒”地倒塌下来？凡人也许已心满意足地另找新的“巨人”对象去了。王炬留给读者很多的东西，他的漫画真似浓缩了的香精，而不是一桶只能充充打通关节的散淡无味的酒。《巨人的诞生》是人们议论纷纷、喷有烦言的题材，在杂文家笔下怎样构思，怎样运笔，外行人是看不透的。喜爱杂文的同志，不妨来个“同题作文”试试。

设计 董凤山

山河壮丽（陶瓷壁画）
朱建吾 摄

固然，漫画与杂文各有章法，不能取代。不过，兄弟姊妹的脾气还是有共同的遗传基因，起码比另外的文艺形式要切近而亲密得多，这样，它们之间的通话和借鉴就容易得多。写到这里，忽然想起去年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严秀的《浅、空、浮、散、板》，正好供我抄一段来帮忙。严秀是谈杂文五忌的，第二忌曰“散”。“散”，严秀说：“杂文的首先要求是要有比较深刻的、新颖的、先进的（当然指同一时期而言）思想见解。如果说来说去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和议论，一点创造性的思想见解也没有，淡而无味，那就只好说是‘浅’了。过‘浅’便不成其为杂文了。”这段话说得极好。需要补充的是，“尽人皆知的事实和议论”并非不能“说来说去”，不如此难道要“说来说去”尽人不知的事实和议论”吗？关键是要有“一点创造性的思想见解”，勿落入“淡而无味”的窠臼里去就是了。王炬的《巨人的诞生》就是“尽人皆知的事实和议论”，但它并不“浅”，它的不“浅”就在于它深刻有味，让人从中品咂出更多的“事实和议论”来。

去隔壁邻居家看看吧！在各个艺术门类交叉感应、互惠互利的今天，更何况隔壁而居的同胞之家呢！

理顺（小小说）

杨牧之

屋里的日光灯熄了，关主任这才闪进家门。一进门就被娘子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顿。关主任正要发作，“笃！笃！笃！”房门这时又被敲响了。“开不开？”娘子压低了声音，腔调都变了，发哑、发颤，怕冷似的。关主任被撩拨得好不烦躁，耐不住性子了，吼了一声：“开门！”女人开门去了。关主任抱着双臂立在过道里，翻着白眼瞅着那双开门的手。

门开了，挤进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，此人姓岳，六级钳工，活儿干得呱呱叫，技术没比的，被大伙恭称为“岳大帅”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关主任松了一口气，这次工资理顺大帅长了一级半。“我，我那个半级不要了！”“什么？”“给我长一级就行了，那个半级不要了！”“你开什么玩笑！还赚少吗？”关主任不信那话是真的，可是，大帅神情庄重得很，根本不象是说走了嘴，或者是开玩笑。关主任一下子乐了，兴冲冲地扯了大帅的袖子朝屋里拽，口里不住地赞扬道：“总是有先进的！有思想境界高的！上午宣传部来人了解有没有风格高的人物，这不是，你给咱开了头一炮！”

“可是，”大帅说了这么两个字。关主任听了，递烟的手吓得一哆嗦。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可是，拿掉我的这半级得给刘拐子加上”。

“为什么？他的病假撞了杠杠，多出十几天呐！”

“他那是为了我啊！车间出事故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当时需要输血，可医院又没有，转院又怕来不及，小组里得信的跑来了三个人，一个是A型，一个是B型，只有老刘的血型和我对号，可他是个铁青脸，身体本来就不行，他拚死命地缠住大夫不放，非要给我输血不行，医生没办法，只得在他的胳膊上抹酒精、扎绷带……，我出院了，他进院了，”大帅说得动了感情，眼睛湿湿的。“这些车间都知道的，不是表扬他了么？”

“表扬？表扬能顶钱使？羊肉价都涨到两块三了！”

“他撞了杠杠，我也没办法，如今要数字说话，工时第一，讲贡献！”关主任又打哈欠了。

“比贡献仅仅是比工时吗？献血不是贡献吗？把他抹成光杆了，一点都不长，干脆，我的工资别长了，我不要！”大帅说完这话，扭身甩门而去。

桌子上，座钟的时针正指着零点。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要钱的让人为难，不要钱的也让人为难。明天，不，该是今天了，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？

插图 罗宁

西安杂文学会召开颁奖会
十二名作者获奖

西安杂文学会最近召开了首届颁奖会，杂文作者毛锷、商子雍、秦耕、杨乾坤、冯日乾、高志华、牛茂林、屈超耘、彭庆杰（亦杰）、焦仁贵、溪柳（尤凌波）、杨维乔获奖。杂文学会会长吴钢同志向获奖同志颁发了证书。

西安杂文学会自去年六月成立以来，在推动西安地区杂文创作日趋活跃方面，发挥了有益作用。杂文学会成立一年多，学会会员的创作日丰，仅商子雍同志去年就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一百五十篇杂文。

（牛 歌）

禁赌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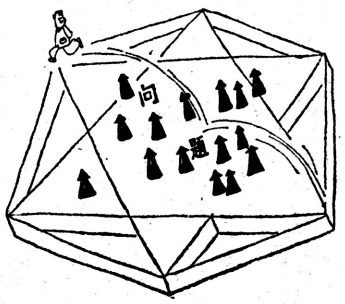
△赌近盗，奸近杀。
△赌场是个大染缸，
进去要落一身脏。
△奸情出人命，赌博生贼情。
△携带赌资进赌窝，
害人害己又害国。
△赌博恶习不改过，
罚款坐牢吃苦果。
△赌博害人又害己，
劝君莫要要一次。

（梁国栋）

《红楼梦》人物知多少

《红楼梦》到底写了多少人物呢？据清代嘉庆年间姜祺统计，共四百四十八人。一九七四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编《〈红楼梦〉人名索引》统计，共六百二十三人。而一九八二年上海师院学报登载的徐恭时同志文章统计，共九百七十五人，其中有姓名称谓的七百三十二人，无姓名称谓的二百四十三人。包括宁荣二府本支和贾家本族一百一十九人，贾府姻娅九十五人，丫环七十三人，仆人二百六十六人，小厮二十七人，官吏六十七人，尼婆八十四人，医生十四人，门客十二人，优伶三十人，僧道十七人，皇室人物十五人，宫女太监五十人，封爵人物五十一人，外国人二人，其他四十八人。读过《红楼梦》的读者都知道，在曹雪芹笔下，上至皇妃亲王、公子小姐，下至丫头村妇、市井无赖，医、卜，僧、优无所不有。而在这些人物中，有相当部分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。如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袭人、凤姐、贾母、王夫人，以至妙玉、尤三姐、晴雯、鸳鸯等，一部《红楼梦》，简直可以和巴尔扎克九十几部著作组成的《人间喜剧》媲美。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，曹雪芹始作《红楼梦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，比巴尔扎克早将近一个世纪。

（李金刚 辑）



非一日之功 聂旭华